



135501

版出月九三六年

風集

本期要目

我們的基本信念

紀錄

遠行

孟瑤

野鵠

白荻

酒鬼

黃崖

糾紛

沙風

木屋裡的老婦

史靈

橘子

明德譯

舞

古寅

陌生人

樸園

131

角三分每
費收另不叢文篇中

5201
3600

編者的话

上個月（八月）五日至十二日，本邦有二十六位極有前途的青年作者在太平山參加「第三屆馬來亞青年作者野餐會」。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聚會，一方面，它促進本邦各地青年作者的彼此瞭解和聯繫；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文藝工作者能够聚首一堂，共同研討文藝創作的各種問題。這一次的野餐會，確已達到了上述的兩個目的。每一個與會者離開太平山時，都充滿了希望和信心，跨着矯健的脚步走向自己耕耘的田地。「看啊，馬華文壇的遠景是多麼的光明和美麗呀！」一個與會的青年作者用興奮和樂觀的口吻對編者說。編者虔心祈願這個憧憬能够早日實現。這一期，本刊發表的「我們的基本信念」是這一次野餐會的座談紀錄之一，為了趕着付排，這份紀錄的整理難免匆促；然而，它已將座談會的大部份精華呈顯於各位的面前，希望作者和讀者們能從中獲得可貴的啓示。

本期，我們刊出五個短篇創作。「遠行」的作者孟瑤女士，目前執教南洋大學，這是一篇充滿「愛」的小說，相當感人。作者在大學講授的是「小說」和「戲劇」，所以，這篇作品在技巧的表現方面甚為熟練。黃崖的「酒徒」是在刻劃人性的兩面，作者自現實生活中取材，內容樸實無華，但却深具真實感。「糾紛」是寫婆媳間的衝突以至和解；要求「和諧」不僅是人類的願望，也是作家的追求目標，沙風走的道路值得讚許。史靈的「木屋裏的老婦」，寫一個女人的坎坷命運，引人產生無限的同情，在無意間，發掘了可貴的人性。散文方面，值得向讀者推薦的是白荻的「野鴿」，這是一篇意境十分清新
的散文，盼讀者好好的欣賞。

芥川龍之介是日本近代聞名的作家，他的名作有「羅生門」、「鼻子」、「秋」等，死時年僅卅歲；林明德譯介的這篇「橘子」，是他的短篇傑作。本刊的作者一日比一日增加，由於篇幅的限制，許多可用的稿件不免有所積壓。不少作者來信要求本社改善這個問題，有的提議我們改為半月刊，有的提議我們增加篇幅，各位提供的意見都很寶貴，我們樂意予以慎重考慮。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我們的基本信念.....	座談會 (3)
遠行.....	孟 瑤 (5)
黑森林.....	林 方 (7)
野鴿.....	白 荻 (8)
酒鬼.....	黃 嶽 (10)
世界文壇.....	岳心等 (13)
糾紛.....	沙 風 (15)

無邪的孩子.....	蕪 野 (18)
黑色的聯想.....	胡品清 (18)
木屋裡的老婦.....	史 靈 (19)
南窗.....	王憲陽 (21)
孤獨.....	莎 鈴 (21)
舞.....	古 寅 (22)
聯想.....	曹逢甫 (22)
橘子.....	林明德譯 (23)
晉代.....	王愷 (封底)

(三) 自由心靈的重要

史坦倍克會這麼說：「我相信這一點：人類中自由不受拘束的探索的個體心靈，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東西。同時，我要維護的是：心靈隨意採取任何方向，而不受約束的自由。我要摧毀的是：任何限制或破壞個體的思想、宗教或政權。假如心靈自由的光輝可以被戕殺的話，我們也就完了。」從他的這一段話中，可見心靈自由的重要性。

馬華文壇上有許多作者沒有體驗到自由心靈的重要，只是接受了社會影響，照一般社會概念或政治野心家的指示去寫作。結果，在他們的作品裏，找不到個人的色彩、風格，內容顯得很貧乏。所以，我們應該不受任何約束，想要怎樣寫就怎樣寫，這是心靈獨立，心靈自由。古人說：「不平則鳴」，偉大的作品就是表達。

(四) 內容

(A) 如何找題材

題材實在太多了，可說撫拾即是。但，很多作者却不願睜大眼睛去找。在馬來亞，我們可以寫華人南來的經過、三大民族相處的生活情形、私會黨、漁人、鄉村發展，材料寫之不完。只要平時注意觀察、思攷，不怕沒有材料。所以有人說：只要走到窗前，就有許多東西可寫。

(B) 教育意義

文藝創作的教育意義，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我們不是爲了教育意義而寫作，教育意義只是文藝創作的副產品，文藝工作者並非教育家。

(C) 宣揚宗教教義

文藝創作不是經典創作，文藝工作者不是宗教家。宣揚宗教教義，要留給宗教家去做。

(D) 傳達哲學思想

存在主義者如薩特爾，常在他的作品裏傳達他的哲學思想；又如卡繆、英國的憤怒青年也有這種傾向。在馬華文壇上，也有人傾向這方面。

不過，我們雖然並不反對作品中含有哲學思想，却贊成專門傳達哲學思想，而只是自然地在作品中顯示較高的人生境界。

(E) 開揚政黨政綱

政黨政綱不是我們的思想感情，不是文藝工作者所應闡揚的。它屬於傳達，並非表達。

(F) 配合統治者決策

(G) 揭露黑暗與指示光明

世界上的事物，沒有絕對的光明，也沒有絕對的黑暗。我們不能僅僅揭露黑暗，也不是非指示光明不可。主要是對自己忠實，對讀者忠實。

我們不能存心使精神破碎，也不能存心破壞和諧。相反地，文學家的最大使命，是促進和諧，不分地域性的表現人類的光明。所以，只要我們有所發現，有所感觸，揭露黑暗與指示光明都是可以的。

(五) 表現技巧

(A) 寫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

寫實主義是在十八世紀崛起的，那時是在文藝復興以後，科學大進。這一種主義，是很逼真的、很客觀地研究事實，很真切的把社會事物寫下來。

馬華文壇所謂的「新現實主義」，其實也就是共產黨的「革命現實主義」。這種主義是把文藝當作鬥爭工具，它不算是文藝創作的一種流派。

(B) 其他

目前文學流派很多，要跟隨那一流派，隨各人的能力而定，完全是技巧問題。文藝工作者應容許各家各派存在，盡力採納各家各派的長處，揚棄它們的短處。不要死心塌地跟定一個流派，因爲如果模仿到底，就沒有新的東西了。文藝屬於一種創作，內容求新，形式也求新。如能創出一種新的流派，實在非常可貴。

其次，寫作是以內容決定形式，不同的題材用不同的手法來表現。甚至有些題材只可寫詩，不可寫小說；有些只可寫理論，不可寫長詩。

(六) 文學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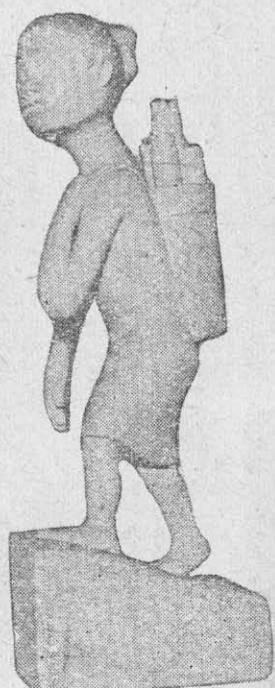
對於文學批評，我們的看法是這樣的：絕對不能讓文學批評家拉着鼻子走，只能把他們的批評當作意見參攷。對於文學批評家所指示的路向，不應盲從、恐懼或迷信，只能加以批判接受。文學工作者既不能太頑固、太保守，也不能把自由交給批評家。

讀者的意見不可完全置之不理，也不能太遷就讀者，最好取得一種調和。在創作的時候，不要只顧到讀者的興趣。文藝工作者應該負起一半的創作責任，把另外一半交給讀者，使讀者的欣賞能力得以提高。比如一篇小說不寫結局，讓讀者去猜想，也是訓練讀者的一種方法。

同時，我們也不要輕視讀者，並不是每一個讀者的修養和程度都不够，世界名著的擁有讀者就是一個明証。

遠行

孟 瑤



從手術室出來的振邦，兩小時後清醒了過來。他感到虛弱，像是睡在雲端裏，紫玫的臉已經輕輕地緊緊地貼了過來，他覺得異樣，她的臉在顫慄，而且有些濕潤。她在哭嗎？他想用手去摸她，但一動也不能動；但他明白，一定有什麼事情十分嚴重。

「紫玫！」振邦輕易的喊了一聲。

「唔！」她勉強地漫應着。

「情形怎麼樣？」

「很好！」她嗚咽地：「不需要把胃切除一部份。」

振邦心裏一動，他明白，情形也許很壞，醫生在看清楚了他的胃的內部詳情以後，又絕望地把它縫合了。他明白自己的健康情形不會是「很好」的。過去也許是，爲了他自己是屬於這個家庭的最重要的中間一代，他從沒有忽略自己責任的重要，仰事俯畜，多少年來，他都是以最充沛的精力來料理的。他讓他的年高病廢的父親得到最好的營養與理想的休養環境；爲尙在勉強學步的孩子的脚下，鋪出一條平坦而舒服的路。爲此，他身兼數職，雖宵旰勤勞，却並不以爲苦，因爲他原有過人的精力。但是近半年來的情形突然改變，他覺得他在向一個陰暗無底的地方墜落，那情形有些像兒時在夢境中忽然從高空上掉下來一樣，驚急而呼，從一陣冷汗中醒來，半天恢復不了神志。他的體重在兩個月間突然地減輕了二十

磅。他那狼吞虎嚥的好胃口突然拒絕一切食物的輸入，每天用牛奶送入兩片麵包變成了那樣艱難的事，想想從前臨睡前還能吃下去一大海碗湯麵，他很懷疑前後的兩個自己會不會是一個人？他找了醫生，但是情形却一天比一天惡化。最後與醫生會商的結果，他決定動手術，但是手術的結果會是如紫玫所說：「很好，不需要把胃切除一部份？」他怎麼能相信呢？他還有一點普通的醫藥常識，這使他不得不往最壞最不敢想的地方去想，他想，他是得了可怕的死症——癌。體重減輕，食慾不振，冒出了毛病却不能用刀切除，只有這可咒詛的毒瘤已蔓延全身，醫生才不敢用金屬器具與它接觸！

這樣想，振邦突然變得可怕地緊張起來，他原來一着急就愛出汗，現在，他更感到滿身淋漓了。

紫玫緊張極了，立刻用毛巾爲他拂拭，又不斷地輕聲問道：「很難過嗎？振邦，要不要按鈴喊醫生？」

「不，」他輕應道：「沒有什麼！」

紫玫繼續爲他拂拭，她的淚珠和他的汗珠却正絞成一片，像雨點洒在一棵濕透了的大樹上。

振邦不敢去觸動紫玫心上的一根悲傷的絃。

他明白，這一件將要發生的事對她是殘忍的；他曾經嚴厲地拒絕過她。理由很簡單，那時，他四

十已過，她才二十歲，她捧着一件由十八歲夢境

所編織的愛情錦袍，盲目地披向第一個闖進她視線裏的男人。日久相處，這男人必不是她的夢國王子，是可以斷言的，於是她會悲傷、會失望，會拂袖而去。而他，恰巧誠實地過着他的哀樂中年，勤懇是那些堅硬的平石，他一塊一塊地鋪，接着一步一步地走，漫長地直至那盡頭。人生就是這樣一些平淡的顏色所拼湊成的平淡的畫；他要奉養年高病廢的父親，還有故鄉一羣待他接濟的人。這，就是所謂哀樂中年的生活，十八歲的那份孩子似的愚直力量是動心的，他感到她來勢不弱，他招架不住，終於讓她爲他披上了那件錦袍。三年中，他們過了一串像詩一樣的日子，紫玫那一份孩子似的執着的愛情令他沉醉，他也勉強讓自己退入十八歲的夢境中，隨着他年青的日子，過那一份充滿了稚氣的日子。但是這美好的日子，竟只被命運恩准了三年。三年，不太短嗎？對於一個把握有無窮歲月的二十幾歲的年青女子來說，她所付出的代價大得嚇人。

忽然，紫玫變得再沒有力量可以控制自己，她失聲了，立刻把頭向他的枕邊埋去。

？」紫玫輕輕地向他寬慰道。

「那麼，你哭什麼？紫玫？」振邦異常費力

地：「我都知道了，你不要再騙我。」

忽然，紫玫變得再沒有力量可以控制自己，

「這樣孩子氣，」振邦的心片片碎着：「我早就勸過你，別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到我身上。」

「難道你知道你會得……」她歇斯底里地大嚷起來，又驚地戛然而止。

「我不知道我會得癌，」他痛苦地訴說道：「但無論如何這也不是喜劇。你不覺得你所獲得太短也太少嗎？」

「不的！對我說，一個瞬間就是一個永恆，一個片斷就是一個宇宙。」

「長不大的孩子！」他長喟着：「你永遠只有十八歲！」

「我也不希望我會長大！」

「那麼，我可以問嗎？那個稚氣的孩子預備怎樣去走她那後面的一段路？」

「心就是路，它也不難走的！」

「你竟參悟了些禪機！」他苦笑着說。

「我不是太笨的，振邦！」

他一直忍住他傷口的疼痛，但是它越來越折磨人了，也許是藥力的麻醉性已經消逝。他原想和她繼續談些具體的問題，但他却無力可以平靜自己，於是便低而緊地呻吟起來。

「痛嗎？」紫玫緊張異常地問。

他點點頭，於是紫玫忙着按鈴，片刻護士小姐便進來了。紫玫告訴她情形，她為振邦打了一針。很快，振邦安定下來；也很快，他閉上了眼睛。

「你可以休息一下！」護士小姐充滿了憐憫地說。

她搖搖頭，淡淡地說：「我不累！」接着，她毫無辦法地啜泣起來。

輕地拍着她的肩。

紫玫很怕這樣的安慰，她的悲哀幾乎因此潰決。但是她隱忍着，隱忍着。人生就是由隱忍搭蓋起的一座橋，從這裏，每個人謹慎地走了過去。於是，紫玫勉強地回答她一個點頭的微笑。

就在這時，桂英抱着兩歲多的雲兒出現在門口，孩子看見他，傻傻地笑起來，又伸出肥肥的一雙手，紫玫用食指在嘴上比了一下，那是叫他們不要出聲，桂英和孩子都懂。紫玫立刻輕輕走出，護士小姐也收拾起她的東西離去。到了廊下，紫玫輕輕地問：「家裏老太爺還好嗎？」

「今天沒有什麼事，吃了飯一直就躺着。」桂英輕輕地說。

「今天沒有什麼事，吃了飯一直就躺着。」桂英輕輕地說。

紫玫很感沉重，她知道以後的一段路是並不

好走的。振邦是孝子，對於他父親，他盡了一般

人子所不易盡的孝道。這之後……她不相信她會

安排得有振邦一半的好。愛嗎？愛的力量發揮到

最高境界，就是兩條生命真正地揉合在一起，癌

病所能攫取去的，僅只（至多是）生命的半

另一半不僅還在，而且還要盡量彌補所失去的一半

的缺陷，就如同一個人的胃拿去一半肺切去一葉

……那樣的活着。但是振邦留給她做的，是看護

一個病廢的父親，這就不得不使她感到自己多麼

低能。她難過極了，她多希望被那不仁慈的癌症

所捕獲的是她自己。但是現在的情形却變得很糟

，要走的是振邦，留下來與命運相抗的是她，一

個除了懂得在感情上執着以外，什麼也不會的小女人！

「抱！抱！」雲兒不耐地嚷來了。

她接過孩子，輕輕地貼近他的耳邊說：「不要吵，爸爸睡覺了。」

「覺一覺！」孩子裝出懂事的樣子在笑。

紫玫笑了，含着一包淒苦的眼淚，孩子太小了，什麼時候才能盼到大！

「太太要回去休息一下嗎？你……這樣瘦！」

桂英好心地向她臉上端詳過來。

紫玫抱着孩子把臉掉開去，她怕桂英再繼續說什麼。她只一面親着雲兒的面頰一面回答：

「不，我不累！」

她只和孩子親熱了一陣，就急於到病房裏去。

有時會嫌自己的孩子們是多餘。紫玫這時便有這種感覺，她不忍讓孩子佔去她與振邦有限的在一起的時間。她很快地把孩子交給桂英說：「你們回去吧！」

「不！媽媽抱！」一直安靜的孩子忽然大嚷起來。

「不要叫，乖兒子，吵醒了爸爸，媽媽要打

。」紫玫急得輕輕呵斥道。

孩子撲向她的懷裏，不肯離開，紫玫只好對桂英道：「你回去吧！好好照應家，晚飯的時候再來接雲雲吧！」

「晚上你要做點什麼送來？」

「什麼都一樣！」紫玫一無興趣地說。

桂英去了，紫玫抱着孩子繞着門口轉，捨不得讓振邦離開自己的視線。雲兒連滾帶爬地想拖她到遠處去，沒有成功，興緻低了，她把他抱起來，哄着他睡覺。終於他在她懷裏睡着了。她把他抱到那張她睡覺的小床上，這之後，她才算鬆了一口氣，在振邦床畔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不覺又向振邦端詳過去，才幾個月，他已經瘦得變了一個人。人的這一付血肉之軀，多麼禁不起折磨！她不斷地向他臉上注視，她知道，就在不久，她將要整個失去他！

振邦這一覺睡得不算短，睜開眼，已是黃昏向盡的時候。他看見紫玫依然守着他，立刻感到一陣被安慰的舒貼。

「現在比方才舒服多了吧！」紫玫立刻俯身

過去問。

「嗯！」振邦漫應道。

「餓嗎？」

「不！」振邦搖搖頭，遲疑半晌，他緩緩地

問：「有紙筆嗎？」

「要我給你寫封信？」

「不，給我！」

紫玫拿出紙筆，同時把他的床頭搖升起來。

他又示意要那用餐小几，紫玫怕他累倒，便問：

「不能由我代筆嗎？」

振邦搖搖頭，紫玫只好依他。振邦握住紙筆，略略閉了一閉眼睛，但那淚水却立刻從縫角裏流出。紫玫以為他要寫遺囑，便立刻阻攔他道：

「不必費這些心思！何必……」

「不！」他搖搖頭，然後定了一定神，好像要把全部的生命力都集中在一隻手上似的。他開始這樣寫：「因有要事，兒奉命將有遠行，不及拜辭，祈大人安心養病，是所至禱！」

立刻，紫玫變得無法控制自己地大喊：「振邦！」

振邦只用一雙淚眼望着她，沒有作聲。

紫玫哭了，像孩子似的任性。

「你說心即是路，我說心可通靈，我們不會散的，哭什麼？」病人反而撫慰她。

「振邦，我好難過，我怕！」紫玫的持潰退了，她恢復了往日被振邦照顧時的軟弱。

「怕什麼？」振邦也惶亂起來：「你說過這段路不難走！」

紫玫發現振邦為她所引起的強烈反應，便立刻警惕地開始收斂自己。她拾起頭，拭去淚，勉強說：「我真糟！」

「回去交給爸爸！」振邦頹然地遞過紙筆。紫玫沒有勇氣再看，忙着折好，以一種極僞飾的平靜說：「你休息一會吧！」

振邦正輕緩地吁了一口氣，雲兒忽然在夢裏驚醒，振邦帶點興奮地問：「孩子在這裏？抱過來！」

紫玫到小床上把孩子抱起，不斷地親着他要他清醒過來，孩子又咯咯地笑開了。紫玫抱向床頭，不覺帶一點輕度的喜悅，問：「雲雲好聰明，你說他將來學什麼？」

「學醫！」振邦不假思索地答道：「人類的智慧應該想得出治癌的方法。」「醫！醫！」孩子立刻開始學舌，揮舞着雙肥肥的手。

黑森林

• 林方 •

內心底奧義

是的，奧秘一如海底深而又深之處的黑森林

黑夜的哲學是向日葵哀泣

女兒

海上無黑夜，仁慈的太陽兼顧他孿生的

海在狂吼！海在咆哮！

身本是悽楚的表徵

海上有鮫人的哭聲，非水非陸，人首魚

海已酣然入睡，夢一覺的晶藍。

鬍子濕而鹹

他的粗臂擁向小戀人

你深而又深之處的黑森林……

狂熱的水手喲！用那爆滿青筋的，毛茸

讓這陸地的夜點燃海洋使者豪笑的燈

鐘鳴之時

那是在這裏拋錨吧，讓這兒的陸地接

受一次海的洗禮

黑森林……

那是在繁茂密集的海底黑

看那奇異的王國，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我窺見：自弓背的黑貓之瞳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然冷然之巨眼

一隻年青的粉蛾，遍體沾染

欲聚遍體不可顛頽的力於喉間？

當牠狂吼，海將爆裂碎塊四散迸射，將

黑暗充塞着夢的迷惘，光在牠奇妙的複眼中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繭的黑暗，無邊的，黑風洞之暗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九曲連環，走萬里，又回復原地，子宮之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飛遍千山萬水他飛遍千山萬水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他欲尋夢，黑暗非夢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他乃圓舞於光的周圍，充滿信心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旋轉，一而再，再而再至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旋轉以迄刺眼的暈眩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音自觸鬚傳遍整體？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他狂舞，火焰已應召舞於裙裾邊緣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一切皆已暗淡，光明失所，他就是光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無人能預知，當它擁吻所愛，有奇異之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字架？他奇異的雙眼與針頭將覆述它不盡的脣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他奇異的雙眼與針頭將覆述它不盡的脣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那是在森林中隱藏着龐然的大海蛇，偷窺人間以森

深而又深之處的黑森林……

野

鵠

白
猿

漸漸地，他感到不耐煩起來；在如此強烈的陽光底下，田雞躲在陰暗的蘆叢中是不敢露臉的。他抬起頭，光禿的蘆管，嵌着晴朗蒼穹的流雲；流雲飄遊過去，擋住強烈的陽光；湖面的波光收斂了，微微的漣漪無止的朝岸邊盪來，那白色的蘆花在風中飄搖着。

他踏着微微踉蹌的步子，順着鐵道的枕木；鐵道直線似的展延伸向前面，消失在空漠的遠方。遠方沉默的藍色山巒，切斷着他遙望的視線。遠山俯伏在天的邊緣，帶着一份招引的神秘微笑，讓遊弋的雲朵深深地將它擁抱；而它也撫慰這遠遊的旅人，於它的胸懷中，傾訴它長久的寂寞。

鐵道沉靜的躺着，陽光熾熱地蒸晒着廣漠的土地位，蒸起陣陣燥熱的氣息，將他黑色的小影子映在橫着的枕木上。他緩慢地走向前去，他絲毫不會對上面熾熱逼人的陽光感到畏懼，並已慣於這一切。陽光照在他黝黑的小臉上，他的蓬亂的頭髮在風中微微揚起，像一堆濃密的野草。

道左是一片荒瘠不平的土崗。土崗上生長着雜亂的小樹與野藤，一條小路蜿蜒的爬上崗坡，隱沒在茂盛的野藤之間。禾花雀成羣地躲在雜樹上，彼此喧鬧着，只要一陣陣驚動，牠們便飛開去。右邊是一個廣闊的湖沼，墨綠色的湖水，映着岸邊的蘆葦，一桿桿蘆花在風中飄搖着白頭。風吹來，水面盪着微微

他站住了，凝視着遼闊的平野，一如過往一樣。風從湖沼那邊吹來，帶來悶熱的土地氣息，湖水輕輕地盪着，片片蓮葉浮在水面，開着粉紅色的花。黃昏裏，偶有人來垂釣；而現在，湖沼是沉謐的，微微的漣漪閃着太陽底光，呈現着無比懶惰的狀態。

一塊流雲掠過，陰影遮住蒼翠的田園。一間農舍置於田園之中，周遭環繞着一大片濃密的王蜀黍。兩隻灰色的野鴿子打從沙地那兒遠遠地飛過來，停歇於青青的菜圃邊。

同，他在這沙地東面一個淺淺的池沼上，用膠彈射中一隻小鶲鶴，等他追上去尋找時，牠已失了踪。事後，他感到非常的懊喪；他似乎不會想到，牠只受微微的傷，躲進茂密的野草裏隱藏起來。

岸邊的蘆葦輕輕地在風中低語，很久很久的，他沒有望見田雞的影子。那堤壩的水聲揚過來，抖落的一邊。碧綠的湖水，映着粼粼波光，呈現無邊的靜默。

就是這樣的整整一個午後，他無所發現的等待；牛羣從遠遠的乾

光下顯得無比的光滑與可愛。牠們
幌動着自己的細小腦袋，防備着突
然的侵襲；彷彿牠們已發覺他，知
道他對牠們存着一份企念。同時，
牠們也出於本能地防備着，牠們那
微紅的眼睛留心地張望着週遭。

他停住脚步，瞪着牠們悠閒的
在沙地上追逐，彼此互相呼喚着。
他和牠們之間，相隔尚有一段距離。
○他取出他的膠彈，準備朝牠們突
擊。他不敢再走向前去，他怕驚動了
牠們，使牠們遠遠地飛開；而就在
那個時候，兩隻牛從牠們前面遠

的漣漪，悠然的。平野遼闊，疏落
地散佈着矮小的農舍；前面一邊是
空曠的廢饑地，白色的堤岸築成許
多大小湖泊；如今這些湖泊一部份
已乾涸，野草與蘆葦密密的生長着。
陽光照射下來，乾焦的沙地是一
片白茫茫。每天，牧人常趕着牛羣
到那兒放牧。另一邊，湖沼連接過
去，一條小河緩緩流過，襯托出對
岸青翠的菜圃。河道把那片茫茫白
的沙地與青翠的菜圃隔開，如躺臥
的一條長蛇，蜿蜒地流向遠方；而
遠方沐浴着眩目的陽光，蒸着土地
的熱氣。

綠尚未翻過的曠地上，傍依着長蛇一樣的河道。他凝視的眼睛不覺怔住了，緊張出神的望着那對野鴿子的棲落。還是去年的十月裏， he 去沙地的淺沼垂釣，湖沼的水漲得滿滿的，緩緩的流出堤壩，激起呼呼的聲音。 he 涉着水隱進蘆葦叢中，望着前面碧綠的湖沼。蘆 在岸邊雜亂的地自生自滅，裏面有田雞與鵝鶺築巢。 he 每每聽到牠們的鳴叫，在湖邊盪舟，飄過平靜的湖面。

烈的陽光；湖面的波光收斂了，微微的漣漪無止的朝岸邊盪來，那白色的蘆花在風中飄搖着。

當他爬上殘缺的沙堤，陽光底下，牛羣懶洋洋地爬伏着。沙地是一片眩目的茫茫白色，蒸起陣陣的熱氣，有野鴨子在地上，「咕咕」的啼喚着。他傾聽着牠們的叫聲，即刻閃過一個念頭；他慢慢地朝牠們呼喚的地方走去。在那片白色沙地的邊緣，細嫩柔軟的草繩和荆棘生長在沙地上，幾隻嬌小玲瓏的灰鵝徐徐地在沙地上蠕動，似乎追尋着什麼，那片草原在風中飄揚，正

在沙地上追逐，彼此互相呼喚着。他和牠們之間，相隔尚有一段距離。他取出他的膠彈，準備朝牠們突擊。他不敢再走向前去，他怕驚動了牠們，使牠們遠遠地飛開；而在那個時候，兩隻牛從牠們前面遠

遠的蘆葦深處發瘋似的奔跑過來，前面的一隻慌忙的跑着，後面的一隻緊緊的追趕，轉眼間，已跑到那幾隻野鴿子的身邊。他要射擊已是不及，那兩隻瘋狂追逐的牛早驚嚇了牠們；牠們彼此很快地分開逃，「撲」的一聲，嬌小的身軀敏捷地先後衝上蒼穹，在無際的蒼穹劃一個弧形的圈，彼此又集合起來然後飛過湖沼，直朝遠遠的田園那邊飛去。他以失望的目光跟隨牠們挪動的影子；在陽光中，牠們灰白的翼翅起起落落的煽動，一閃閃的，歇落在田園的一邊，高聳的蘆葦遮住牠們的身影。

戲着強猛的北風，在風中不停地搖着白頭。這遼闊的平野上，陽光射照着，呈現死一般的靜寂，周圍沒有一隻野鶴的踪影。他頹然地坐着，遙望遠天的流雲，飄過去，飄得更遠更遠了。

河水打從遠山的那邊緩緩地流過來。河岸的那邊，鋪展着一列列青翠的菜蔬，殘破的籬笆圍繞着，是農家爲防備牛羣侵襲所搭的一道籬笆。河道蜿蜒的，拐着許多的彎，蘆葦濃密的繞着河道兩岸。那邊河岸有一小角落，地勢較高，生長的野草顯得憔悴。野鴿常從遠處飛來，棲落在這一小片空地上。他不能說出那是一種什麼原因。他只知道，過去的年月裏，這兒曾經有過道路，一所小屋；小屋搬開之後，地上仍留着破碎的亞答葉屑，燒剩的木片，以及許多零碎的物件等，沉埋在沙泥地上，任歲月慢慢地腐蝕。如今是漸漸地模糊了。

野鴿每天都飛來，常常是一雙雙的，只是棲落的所在並不一定，使他感到苦惱。平野遼闊，牠們喜歡在那兒停歇，尋找牠們的目的，他又怎麼能够預料呢？那些日子裏，他焦急。假如他沒有這份想像，仍然在堤壩那兒的湖沼上，追捕曠野的小動物，他還是愉快的。

他守候在那株不知名的野樹下，望着雲朵遊弋的蒼穹。蒼穹是一片明朗的空漠，禾花雀成羣地躲在蘆葦深處「吱吱」地喧鬧；而蘆花

野鴿子的棲落，他自己決定選擇了這一個角落；彷彿他與這土地已有了深深的默契。他雖非生在這片遼闊無際的平野上；但他自漸漸懂事起就觸了這片土地，明瞭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對他是那麼熟悉；如野鶴鶩的藏身處，田雞的窯穴，以及一種常在湖沼邊爬行的小動物。過去他常是不很用心的去捕捉牠們，不必說是一無所獲，而他也不很留意。他並不像其他野地上生長的孩子一樣，希望在野地上捕捉鳥獸而出名。他只有一份小小的幻想，於

河水打從遠山的那邊緩緩地流過來。河岸的那邊，鋪展着一列列青翠的菜蔬，殘破的籬笆圍繞着，是農家為防備牛羣侵襲所搭的一道籬笆。河道蜿蜒的，拐着許多的彎，蘆葦濃密的繞着河道兩岸。那邊河岸有一小角落，地勢較高，生長的野草顯得憔悴。野鵠常從遠處飛來，棲落在這一小片空地上。他不能說出那是一種什麼原因。他只知道，過去的年月裏，這兒曾經有過一所小屋；小屋搬開之後，地上仍留着破碎的亞答屑，燒剩的木片，以及許多零碎的物件等，沉埋在沙泥地上，任歲月慢慢地腐蝕。如今是漸漸地模糊了。

他的小靈裏，日子就這樣的像河道的水，在野鴿子掙動的翼翅上緩緩地流了過去，流向不可知的遠方。

過了年，是春天了。他仍在平野上靜靜地消磨日子，觀察野鴿的行踪。他希望捕獲牠們的心是越加急切了，憑過去的經歷，他知道怎樣設下圈套，在牠們常棲落的範圍裏。春天，吹着強勁的北風，揚起沙地上白茫茫的塵霧，迷濛的瀰漫在曠地與湖沼上。陽光熾熱的蒸騰着，碧綠的湖水盪滿了波紋，閃閃的。他蹲在野鴿子棲落的所在，用白線縛住細細的竹枝，竹枝的一端插入沙泥裏，白線扣一個結，鋪在橫着的小樹枝上；當野鴿踏住那根脫了，彎曲的竹枝彈上來，牠的腳兒便會被線緊緊地扣住。

他佈置好捕捉牠們的圈套，在河岸那一小片荒地上。他每天都來守候的看望與守候，野鴿子常常棲落，「咕咕」的啼喚着。他躲在野樹叢裏，遙望着牠們蠕動的影子。在光底下牠們無羈地爭逐，象徵着他們底自由歡愉無所約束，殊不知圈套正等待着牠們；只要牠們偶而生察，落在那已設好的圈套中，牠們的自由就永遠失去。

的歌。每天，陽光照耀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蒸起陣陣的熱氣，野草茂密的蔓延開來，與農家的人們共競生存。他們揮着汗，一鋤一鋤的彷彿鋤着無邊的歲月的空虛。那些日子裏，他小小的心靈籠罩着一份盼望不着的憂鬱。野鴿子雖然每天都飛來，停歇在荒地上，但牠們却不落在他的圈套中。只有那麼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他的盼望終於得到了實現。他在遠遠一邊朝荒地守望，無際的蒼穹是陰沉的，流雲濃厚的遮住強烈的陽光。兩隻倦遊的野鴿，掠過蒼翠的田園，棲落於河岸的那片荒地上。牠們在地上尋找着什麼，仰起頭「咕咕」的鳴叫。那一瞬間，其中一隻偶然的落在他的圈套中，緊緊被線兒住，再飛不起來。牠的同伴很焦急，飛起來盤旋一圈又飛下去，「咕咕」的喚聲揚開來，似乎是求援的，帶着點悲涼意味。他緩慢的走過去，驚動了牠們。那一隻兇狠地瞪着他，但無可奈何的離開身邊被囚住的同伴。他抓起那隻被囚着的，牠那細小的軀體無力的在手中掙扎着；他解開拴住牠的束縛，望着牠流露一種哀怨乞求的目光。他果然，一股無名的意念在他心中升起：一切要捕獲佔有的慾望已完全死滅，所留下的是善良與純真。他忽然放開了，望着牠振翼離去，心靈有一種空虛與不空虛的感覺交織

他不再顧念已往，彷彿已往只是空白，今後他將瞭解得更多。

酒

鬼

在朦朧中，沈福源聽見屋外有人在談話。

「阿源在家嗎？」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

「在！」是自己老婆的聲音：「哦！是福興隆的頭家，有什麼事？」

「我想定做一套傢俬，——阿源是個好木匠

「頭家，你等等，我去叫醒他。」

「這麼晏了，他還沒有起來，——是生病了

嗎？」

「不，不，昨晚上，他喝醉了酒？」

「又喝醉了酒？」

「是啊！昨晚幾個朋友跟他鬥酒，把他灌個

大醉。這幾個朋友真不是人，把他灌醉後，便不

管他，讓他在街上又唱歌又胡鬧，險些撞到汽車

，幸好馬達看到了，把他送回家來。——哦！頭

家，我去喊醒他。」

「算了！算了！」

「頭家，你頭先不是說要做傢俬嗎？」

「嘆！改天再來，改天再來。」

這時，沈福源已經完全清醒了。他睜開眼睛，房內充滿了陽光；他支撐着上身，坐了起來。

他想起老婆剛才說的話，腦子開始回憶昨晚的事情：永生傢俱店的頭家老王，請他和幾個朋友去

「廣衛生」吃飯，大家談得很高興，不免叫夥計到附近的雜貨店買兩支白蘭地來。朋友們都喝了

不少酒，他也喝得半醉，以後他自己回家，上床休息。

「我那兒會喝醉酒？」他喃喃着：「這女人真會胡扯！」他越想越生氣。「我非要教訓教訓她不可！」他披着拖鞋，走出臥房。

庭子裏的空氣比臥房內的清爽，光線也比較明亮，他一眼就看到老婆坐在門口的櫈子上補衣服。他用力頓一頓腳，樓板「依嗚」地發出巨响，他大聲吆喝：「喂！」阿源嫂吃了驚，右手上的針不小心刺破左手的手指，他慘叫了一聲。

「你在幹什麼？」沈福源叫着。

「我！我在補補衣服。」阿源嫂下意識地回答，接着是一陣咯咯。

「胡說！你剛才在胡說！」

「……」阿源嫂用莫名其妙的目光望着他，一邊伸手抹一抹嘴邊的口沫。

「誰說我昨晚在街上胡鬧？」沈福源一步一步地走上前，「你在破壞我的名譽！」

阿源嫂明白了這是什麼一回事了，她把衣服放回發黑的簾籃裏。「這是事實！不信，你去問『廣衛生』的頭家和夥計。再不信，你可以去問那個馬來馬達阿末，是他把你送回家的。」

「你們串通造謠！」

「造謠？誰還不知道你是有名的酒鬼！」

「你還要胡說！再說，我要揍你！」

「酒鬼！酒鬼！——怎麼樣？你揍吧！反正

我在這兒，苦也吃得够了，你要打就打吧！」阿源嫂又咯咯起來。

「你以為我不敢揍你！」

「誰說你不敢？爲了喝酒，這個家你都不顧

，難道你還會惜老婆？」

「你這女人真可惡，看我教訓你！」沈福源

氣咻咻地捏着拳頭，向老婆揮了過去。

阿源嫂早已有警惕，她迅速地閃開身子，避

過丈夫的拳頭。

沈福源撲了個空，更氣憤了。他躍前一步，

想朝老婆揮第二拳。這時，門口突然有個聲音叫

着：「媽，爸呀！」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飛也

似地向阿源嫂撲過去，他抱住她的大腿「嗚嗚」

地哭了起來，腰間的書包不安地幌動着。

「阿光，別怕，有媽在！」阿源嫂安慰地撫

摸孩子的頭髮，急促地氣喘着。

「爸，你別打媽！」阿光嗚咽地叫道。

沈福源猶豫了一下，把伸到空中的拳頭放了

下來，他頹然轉身回臥房。他匆匆換好衣服，到

後面廚房胡亂盥洗一番，打從後門走了出去。

走在小巷子的黃泥路上，他感到陽光特別炎

熱，照得他有些眩暈。他舉起右手，把手掌靠在

雙眉上，擋住照到眼上的陽光。

到了大路上，他停下脚步。

「上哪兒去呢？」他想。

好像有一個力量吸引他向左走。於是，他向

左走，推開附近一間酒吧的木屏風。

酒吧內空洞洞的，沒有一個顧客。坐在櫃台

內的老板徐寡婦正在閉目養神，手上的大葵扇有

氣無力地左右扇動，當她聽見脚步聲，才慢慢睜

開眼睛。

「啊，是你，阿源伯。」她貶一貶眼，說：

「今天來得這麼早，」她看看牆上的掛鐘：「才過了兩點呢！」

「嗯！」沈福源在靠近櫃台的一隻檯子旁坐了下來。「給我一支大虎啤！」

「又是賒賬？」徐寡婦說着，從櫃台下面拿出了一本簿子。

「嗯！」沈福源點點頭。「再給我叫夥計到附近的檣口要一碟炒麵！」

「好！」徐寡婦在簿子上畫了幾筆。

一個胖胖的女招待端上了一瓶啤酒和一隻玻璃杯，她慢慢地倒着啤酒，低聲問道：「怎麼？你還沒有吃午飯？」

沈福源愛理不理地哼了一聲，拿起酒杯往口裏倒。「阿珠，你說我會喝醉酒嗎？」他的嘴邊沾滿了酒沫。

「你的酒量那麼好，要喝醉酒可不容易。」阿珠結巴巴地說。

「對！你說得很對！」沈福源顯得很高興。「你要喝什麼酒？我請你喝一杯，——白蘭地，好嗎？」

「別這麼客氣！」阿珠假裝着堅定的態度，推辭着。

「噃，客氣什麼！——徐大嬸，白蘭地一杯，記我的賬！」沈福源向徐寡婦擺一擺手。

「好！」徐寡婦應了一聲，握着筆在簿子上，上上下下地指指點點，好像是在計算什麼。

炒麵送來了，香噴噴的氣味，引出沈福源的滿口口水。他向阿珠瞬一瞬眼，拿起筷子像餓了三年似地狼吞虎嚥起來。阿珠看他那狼狽的樣子，便站起來，到櫃面去拿白蘭地。

一會兒功夫，沈福源把一大碟炒麵掃了一空；他覺得一切的生命力全恢復了。他接過阿珠倒滿的一杯啤酒。

「乾杯！」阿珠舉起自己的酒杯碰了一下沈福源的酒杯，用迷人的聲音說聲：「謝謝！」

沈福源喝完了啤酒，放下酒杯，抬起頭來；

坐在對面的已不是阿珠，而是徐寡婦，她手裏拿着一本簿子，正攤開在檯面上。

「啊，你要跟我算帳了！」沈福源不高興地說：「我那一次賒了賬，不還錢的？」

「嘩！阿源伯，我那兒敢向你催帳。」徐寡

婦連忙堆了滿臉的笑容。「我只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我打算做一個新的櫃台；我出材料，你出人工；我願意把你這十天來的賒賬，通通一筆勾消。」

「我一共賒了多少賬？」

「五十二元五角。」

「這麼多？」

「這兒有賬可以查，難道我騙你不成？」

「就算是五十二元五角吧！可是，你知道做一個櫃台要多少工錢？」嘿，最少也要一百元；

「如果是像我這第一等手藝，不是一百二十元，絕對不幹。」

「阿源伯，我們是老朋友了，大家得彼此幫忙。你知道我這生意也不好做，你說我除了

勾銷你的賒賬外，再給你三十元工錢，如何？」

「既是談交情，我可以考慮。」

「那麼，讓我請你喝一杯酒。」

「等我正式答應了再喝你的酒。」沈福源說着，站起身來。

「慢着！」徐寡婦沉下了臉孔。「請在賬簿上簽個名！」

沈福源一聲不响地從徐寡婦的手上拿過原子筆，在賬簿上隨便地畫了幾下，心裏很是不痛快。

「媽的！」他想：「你徐寡婦賺了我多少錢，賒了你一點賬，你就對我不客氣，就想要逼我！」

「唔！」他幾乎想要揮起拳頭迎面揮過去，可是，他馬上忍住了。「噃，我也不能全怪她，誰叫我

要欠她的錢呢！說老實話，徐寡婦還算不錯，常讓我賒賬，其他的酒吧就不肯賣我這個同情。」

他快快地走了出去，內心為一層憂鬱的濃霧所瀰漫。

陽光依然強烈，照得他的眼睛眯成一條線。他站在街頭，正想決定要往哪一邊走，忽然傳來一陣孩子的吵鬧聲：

「鬼仔！鬼仔！」

「……」

「你不是鬼仔，是什麼？你的父親是酒鬼，你是個小酒鬼！」

「不許你們這麼叫！誰叫，我就揍他！」這是阿光的聲音。

「哇！哇！鬼仔！鬼仔！」一大羣孩子齊聲高叫着。

接着，是一陣混亂，是一陣肉與肉的碰撞聲，是阿光的聲音。

「唔！」阿光感到無限委屈，他抬起頭來，留下沈福源父子在街心。

沈福源怔了一怔，像野牛一般向孩子們衝去，把打成一堆的孩子一一拉開，救出了被圍在核心的阿光。頑童們看看情形不妙，連忙作鳥獸散，阿光抱住父親的大腿，「嗚嗚」地哭起來。

「你怎麼不好好的在家裡？」沈福源申斥着，他馬上發覺自己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說這種話，便轉變了語氣，說：「別哭，爸在你身旁，誰也

不敢欺侮你！」他們常常這麼欺侮你嗎？」

「唔！」阿光感到無限委屈，他抬起頭來，眼角的淚珠在陽光底下閃亮。

「他們天天都罵我『酒鬼』，罵你『鬼仔』？」

「爸，我要去找醫生啊！」阿光抹着眼淚，

「找醫生？誰生病？」沈福源驚訝地問。

「媽吐血，要我去請黃翰玉醫生。」

「嘩！我跟你一塊兒去。」一股無名的力量竟使沈福源忽然關懷自己妻子，他向一輛三輪車招招手，拉着孩子跑過去。跳上了車子，他高聲

叫着：「中國醫務所，快！快！」

到了醫務所，黃翰玉正忙着給病人診脈。

「醫生，救人要緊！我老婆吐血，請你馬上走一趟！」沈福源氣喘如牛，聲音大得像虎嘯。

黃翰玉吃了一驚，推一推鼻樑上的眼鏡，注視着對方。那冷峻的目光，使沈福源感到局促不安，他囁嚅地說：「醫生，我……我老婆生……生了重病！」

醫生點頭，表示明瞭對方的意思。他拿起毛筆，給病人開了藥方，站起身，跟沈福源出去。

他們趕到沈家，阿源嫂咯咯地像一隻喉嚨裡着龜背的老貓，身子前俯後仰，痛苦萬分的掙扎着。她停歇喫嗰時，一灘鮮紅的血跟着吐了出來……

黃翰玉給阿源嫂診好脈，才慢條斯理地說：

「阿源嫂，你這病是臟虛弱，肝火內攻……」

沈福源搶着問：「緊要嗎？」

醫生蹙一蹙眉頭。「病人需要多休息，不可受刺激；待服了幾貼藥後，再進補品。」

「好的！好的！」沈福源連聲說。

「你這兒好好的服侍女人，讓孩子跟我回去取藥。」黃翰玉說：「如果明天病況沒有好轉，再來找我。」

醫生帶着阿光走了。房裏只留下沈福源和他

的女人。牀上的女人臉孔鐵青，眼皮呈顯黑圈，眼珠無神，充滿痛苦和憂鬱，雙頰深陷，嘴唇發白，胸脯像波浪不停地起伏；牀旁的沈福源看了這景象，内心產生一種不安和恐懼。他好像置身於法庭中，站在一位嚴正的法官的面前。他是被告，妻子是原告。她在控訴他的罪過：他常喝醉酒，不好好的做工，虐待妻子，不顧兒子……。

他内心的不安和恐懼在逐漸加增，他驚慌地轉身，跨着大步向窗前走去。他想逃避這個可怕的審判，逃避現實。可是，這個法庭並不是存在於外在的空間，而是存在於他的心中，他怎麼也逃避不了。

「啊，我太對不起老婆和兒子，也太對不起我自己！」他痛苦地搖搖頭。「我是這兒最能幹的工匠，爲了愛喝酒，我不努力做工，我把賺到

的錢都花在喝酒上頭。——這幾年來，我若能好好的做工，至少可以多賺一倍的錢；我若能不喝

酒的話，妻子不會常生病，兒子不會受人欺侮，我也不會遭人輕藐。唉！我過去爲什麼那麼糊塗呢！」

他用力地頓一頓腳，樓板馬上「依鳴」地發出響聲。「哼，如果我不喝酒，我也不用住這破房子了！——大啤二元八角，廝酒一元八角，白蘭地一元六角……；這幾年來，大啤、廝酒、白蘭地……加起來，嘿，真是一筆可觀的數目，唉！」他長嘆了一聲，過了許久，他發誓般地想：

「從今天起，我決定改過自新，不再喝一滴酒，要努力做工！我不能再讓阿光被人欺侮，讓老婆過苦日子，讓人們辱罵我。……」他想着，想

着他，心頭漸漸開朗，窗外美麗的陽光好像照射進他的心中。……

晚餐後，看看妻子安謐地酣睡着，沈福源叮囑着兒子：「阿光，你好好在家裏看媽媽，爸爸出去接洽生意。爸賺了錢，給你買漂亮的衣服，給媽買補品。」

「爸不買酒喝？」阿光驚訝地問。

沈福源微笑地點點頭。「爸從今不再喝酒了！」

他覺得內心十分輕鬆，也十分快樂。他吹着口哨，跑下門前的木階。他決完去找福興隆的老

板，接下那一單的傢俬生意。

街燈亮了，店舖的燈光亮了，招牌霓虹燈亮了，沈福源的心也亮了，他跨着愉快的脚步向前走。

突然，前面一個「BAR」的霓虹燈有力地把沈福源吸引住。他停下脚步，怔了一怔，想道：

「下午，徐寡婦說過要我替她做櫃台；這項生意，我還是接受了吧！如今，有什麼生意，我都不可放棄。」他離開酒吧門口的木屏風，走了進去。

徐寡婦一眼就看見了他，向他高聲招呼；他微笑着，直向櫃台走去。「徐大嬸，我答應替你做櫃台。」

「好哇。來，我請你喝杯白蘭地！」徐寡婦滿臉笑容。

「我不喝你的酒！」他直截了當地說。

「何必客氣，我答應過請你喝酒，難道你在生我的氣？」徐寡婦感到十分驚奇。

「我可以接受她的邀請嗎？我已經決定不喝酒了。但是，我若不喝她的酒，真是說不過意。——好，我就喝他一杯吧！只此一杯！」他想着，接過了徐寡婦遞過來的酒杯，把酒一乾而盡。

「你還要喝什麼？」徐寡婦問。

「我不喝了！」沈福源堅決地說。

「不喝？你不喝酒了？」

「是的，我戒酒了！」

「我不喝了！」沈福源堅決地說。

「戒酒了？你戒酒了？」徐寡婦發出狂笑，她向顧客們擺擺手，叫着：「你們聽見嗎？阿源伯戒酒了！」

「阿源伯戒酒了！」好幾個顧客擁上前來，把沈福源包圍住。有一個漢子排開人羣，走到他面前，手裏高舉一杯酒，說：「阿源，你在戒酒之前，非得和我喝一杯告別酒不可，我們是老朋友啊！」這人是永生傢俱店的老板。

沈福源感到爲難了，他想：「不錯，我們是老朋友，若不喝他的酒，那可真不够義氣呀！」猶豫了一下，他接過了酒杯。

「好啊！」喝聲四起。「來！阿源伯也跟着我喝一杯告別酒，我們也是朋友呢！」酒杯一隻隻地送到沈福源面前……。

半個鐘頭後，沈福源已經喝得酩酊大醉，他像在風暴的大海中的一葉小舟，踉蹌地徘徊於檯子之間，叫着：「酒！酒！酒！」

全酒吧的酒徒在應和着高喊：「酒！酒！酒！」聲音像一陣狂風在迴旋，迴旋在空間，迴旋在沈福源的心中。

並加以誇張。比如：濟慈晚年的詩、艾略特的「荒原」，和喬依思的「尤里西斯」，都是描寫一個混沌、雜亂的世界。

可是，儘管有戰爭，人生仍舊和以前差不多，繼續發展下來。於是，詩人們就不得不從他們的「默示錄」的位置退却了。他們的目標變得謙卑一些，他們的詩變得低沉一些，比較通順，也不那麼令人興奮了。而且，詩人已不能更加離開軌道。在音樂和雕塑藝術中，你可以創造無窮無盡的新形式；做詩則受限制於舊材料：文字。文字的伸縮性是有限的。艾略特和喬依思，他們已經把文字扭曲到極點了。所以，其他藝術家，例如畢加索之流，能够不斷地變出新花樣；而艾略特就不得不從「荒原」的試驗撤退，回到比較老式的詩劇的語言。

可是，司本德指出，現代的詩人又變得太謙卑了。在今日的世界充滿了巨大的非人的力量，他們的一想像力的萎縮——又太過份了。司本德說，通常一個現代詩人，「推出他薄薄的詩集，就像一個人在大峽谷的邊緣拋下一片羽毛，而後等待它的回聲。」假如說在今天，價值標準已失去，或是在腐壞中，詩人有任務要幫着重新創造出價值標準。他不應該藏進他私人的世界，而應該努力把他所時常恐懼的外在世界，在作品中加以「人格化」。就像以往的詩人們一樣，現代的詩人，必須「站在歷史面前，在希望與絕望的交織之中寫作。」

司本德這本書，是一個現代英國詩人對現代英詩的一個反省。現代亞洲若干地區的詩人，都多多少少受現代英詩的影響。我們也應該反省一下了。

司本德這本書，是一個現代英詩人對現代英詩的一個反省。現代亞洲若干地區的詩人，都多多少少受現代英詩的影響。我們也應該反省一下了。

美學

(小演)

克羅齊 (Beudeleits Croce)

是從研究歷史和文學進而研究哲學的，所以，他的哲學興趣，就很自然地帶有批評和美學的色彩。尤其他對藝術的愛好，遠甚於對形而上學和科學；他最偉大的著作，也是他在一九〇二年所發表的「美學」(Aesthetics)。

在這部巨著裏，克羅齊一開始就說：「知覺有兩種形式：不是直覺的，就是邏輯的；不是想像的，就是理智的；不是關於個體的，就是關於共相的；不是關於個別事物的，就是關於它們之間的關係的。總之，知識所產生的，不是意象，就是概念。」

因此，他便認為：藝術的創作

並非源於構成意象的能力。他更進一步的肯定：「藝術僅受想像的支持；藝術的唯一財富就是意象。而

對於各種對象，它並不加以分類，

發生的，而且是思想所必需的。因此，凡是藝術的或構成意象的心靈活動，總是在邏輯的或構成概念的心靈之前。所以，在某一意義上，一個人祇要他想像——早在推論之先的想像——他就是一個藝術家了。達文奇說：「一個天才卓越的人，當他的心靈創造得最活躍的時候，也就是他在外表看來最不起勁的時候。」達文奇還有一個衆所熟知的故事：當他在為作「最後的晚餐」這幅巨畫時，他常凝注畫布，好幾天也不着上一筆。其實，他的心靈正在為猶大的流氓型的頭像而活動，但道院的住持却責怪他畫得太慢，於是他在乾脆就拿住的頭當猶大的模特兒，作為他對愚昧的報復。由此可知，審美活動的本質，就在於藝術家們的這種內在的努力——想像出一種完美的意象，來表現他心靈中的主題。易言之，審美並不含有神秘的洞察，而祇是一種圓融的觀照和適當的想像之直覺的形式。所以，藝術的神秘，並不在於觀念的客觀傳達，而在於觀念的內在表現。客觀的傳達，祇是機械的手工的技巧而已。

例如說，我們在心裏作成文字，或構成一幅圖畫，或捉住一個樂調，在這時，「美」就已產生並且完成，此外，它不再需要什麼。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用口頭上的文字，或聽得見的音調，把我們已經向自

己說過或唱過的發表出來；或者伸出手去按琴上的鍵或運用刀或筆，把那些已在我們心中具體而微妙地活動過的給表達出來，那就已通過了意志的作用，已經是含有實用意味的活動，不再是純粹的審美活動了。但這樣說，對於「什麼是美」這個飄忽不定的問題，是不是已經得到解答了呢？克羅齊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美就是在精神上構成的一個——或一串——能夠領略我們所感覺到的事物之本質的意象。因此，與其說美是屬於它藉以具體表現的外在的形式，毋寧說是屬於內在的意象。」

克羅齊還有更進一步的說明：「當我們在欣賞一件美好的藝術品的時候，我們的表現總是我們的直覺……當我們在讀莎士比亞的時候，那種構成Hamlet或Othello的意象的，祇能是我們的直覺，不能是別的。」基於這一體認，則連那種與其說是創造，不如說是凝神觀照的美感，自然也是一種內在的表現。所以如果要問：我們對於一件藝術品的領略或鑑賞的程度如何，那就要看我們的直覺在這件藝術品內在表現的客觀傳達，而在於觀念的和手工的技巧而已。

例如說，我們在心裏作成文字，或構成一幅圖畫，或捉住一個樂調，在這時，「美」就已產生並且完成，此外，它不再需要什麼。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用口頭上的文字，或聽得見的音調，把我們已經向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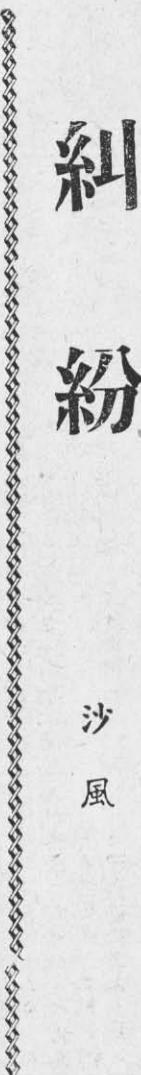
答：美就是表現。

(白帆)

糾

紛

沙風



吳婆和獨子阿寶分了家，她老人家依着媳婦

阿嬌住一塊，阿寶和新奶奶住一塊，不同間已
經有一年多。

吳婆很重念兒子，時常設法去解釋以往母子
之間的誤會；可是兒子不重念母親，他只懂得出
門做生意賺錢，在家陪奶奶快活過日子。吳婆並
不灰心，因為她清楚事情的前因後果，兒子到底
還是她親生的，不念點親恩那怎麼行。不過，她
也不怎麼樂觀，新奶奶是那麼年青漂亮，兒子對
她是那麼言聽計從，她偏和新奶奶是對頭星，那
才當真費事。

「你呀！怎麼不在娘胎裏長好看些才出世？」

現在丈夫不要你了，看你怎樣做人？」

吳婆只要想起，心裏頭就對自小養大的童養
媳阿嬌非常不滿意。她以為只要阿嬌長得好看，
阿寶便不會三心兩意，勾搭上那個甚麼東西；同時
她也不會出面阻止，傷了母子的和氣，得罪了既成事實的新奶奶。事情既然鬧開了，她
也會自怨自艾起來：「管他呢！我當初閉起眼睛
不就好？」可是已經太遲，她只好恨奪走兒子的

新奶奶，也要恨不掙氣的童養媳。

給丈夫拋棄了的阿嬌惟有自吃其力，早上出
門割膠，午後回家看顧一個兩歲來大的啤牌仔，
聽婆婆永沒個完的囁嚅話。她自安本份，相信命

運的安排，因此沒有像婆婆一樣隨便去恨那一個

。她愛孩子，也尊重有養育之恩的婆婆，婆婆為
兒子的事懊惱，她也一樣感到難過。但是她知道
自重，知道移情別戀的丈夫不會再回到她的身邊
來，所以她只顧埋頭工作，把一片深情擋在尙不

知人事的孩子身上去。

吳婆對這個倒霉的媳婦不體諒，唯一激賞的
就是她給吳家送來了一個親骨肉，當然這不能將
孫子來得有用處。何況她年事已高，要吃好的，
要穿好的，要享點清福，媳婦和孫子都給她這些
麼？一句話，沒有丈夫要的女人就得人憎厭！她
就是這麼想。

其實，話是這麼說，年老的吳婆還要靠媳婦
過活，雖然明說討厭，却也有她可愛的地方，所
以有時等半睡過了反省一下，難免有點兒擔心，所
她真怕年青的媳婦綽不住寂寞的心，萬一就這麼
不顧而去，她這孤老婆子不等死也不行了。媳婦
目前還算正經，將來如何誰也不知道，看起來還
不如親兒子可靠些，因此她準備先向冤家新奶奶
投降，靠攏兒子。

一天的早晨，吳婆屋裏來了一個女人，這女

人自稱在阿寶家裏傭工的，她向吳婆傳達主人的
意思。

「啤牌仔大了，她的爸爸很重念他，要抱回
去給奶奶看一看。」女佣說得很恭敬。

「不要緊，即管帶去，奶奶來了沒有？」吳
婆很興奮。

「我回去就叫她開車來接。」

「還是由我自己送去好，你等等！」

吳婆把握着機會，到兒子家裏走一遭，沒遇
到兒子，倒和新奶奶搭訕了幾句，回家時一路上
想想就開心，她覺得大事有幾分妥當，她將要因
此得救了。

甚麼神祕的力量使她一口氣走進那座洋房的大門，看一下裏頭擺設的氣派，她的心頭一陣難過。她不再看了，逕直往裏走，耳邊猛可聽見嬰孩的哭聲。她定了定神，「啤牌仔！莫哭，莫哭，媽來啦！乖！」她聽見哭聲來自一個方向，聲

的一跨進屋門，低頭就看見媳婦手裏弄着孩子的
小鞋子，坐在矮凳上發愁。

「啤牌仔呢？」她驚異的望着婆婆。
「現在你就清閒了，他在他爸爸那裏，有人
會服侍。」吳婆一臉兒的光采。

「啤牌仔是我的，誰也不能把他帶走！」媳
婦怔了半晌，猛地跳起來嚷。
「甚麼你的我的？」吳婆臉色一整，不很高
興。「啤牌仔當然是爸爸的！」

「我的！我的！」媳婦往外就跑。

吳婆瞧着媳婦的背影，來不及說甚麼話。
媳婦出了門，赤着一雙大腳，發紅的眼睛直
瞪着前面，前面流動着人潮和車輛，可是她似乎
只看見一張微笑的小臉，伸出小手等她去擁抱。



音便順着朝那裏嚷。前面不遠的臥房忽然探出一張妖艷的粉臉，吃驚地看一眼又消失不見。嬰孩的哭聲越來越響亮了，她已經來到房門口，可以看清了躺在小床上哭喚的小寶貝，那個露過臉的女人儘量用肥大的身子去攔阻她的視線。

「你怎麼不聲不响就走進來？」新奶奶當作不認識她。

「我帶啤啤仔回家去！」她衝進去就要抱。

「不能動！阿寶說要留下來的！」新奶奶動手阻擋。

「那個是阿寶？啤啤仔是我的！」阿姊奮力掙扎，把孩子搶上手，打後退到房門口。「我的，誰敢動！」

「林媽！林媽！快來，搶人啦！」新奶奶在房裏跺腳。「藏住她！藏住她！快叫阿寶回來！快呀！」

「誰敢動？」母親和孩子結合在一起，天聞似乎已沒有再值得畏懼的事。阿姊把孩子緊緊摟在胸前，用憤怒的眼睛掃射周遭的一切，而後把冰涼的臉頰貼在孩子的頭髮上，一面用溫柔的手輕輕拍着孩子的胸膛說：「啤啤乖，莫怕！莫怕！媽在這裏呢，媽帶你一同回家去。」

阿姊動身走，沒有人上前攔阻，新奶奶和女傭面對面眨眼色，也許她們認為理虧，還是被那至神至聖的慈愛行為打動了。

歡歡喜喜的回到家中，阿姊把孩子往房裏一擱，兩母子就這樣相對了半天。吳婆一直冷眼旁觀，心底裏按住一把火。「好呢！死娘子公然敢造反了？」她盡力思索要怎樣對付才好，好像把媳婦乾脆趕出去，把孫子留下來。現在她不再擔心，因為孫子已替她和新奶奶之間搞好了關係，遲早她也要和兒子歡聚在一起，而對這個倒霉的媳婦一刀兩斷的。

「你怎麼又弄回來了？」吳婆忍無可忍，真有下手揍媳婦的意思。「那邊的人呢？他們知道

沒有？」

「他們不肯讓我把她抱回來，我搶回來的！」媳婦說得很輕鬆。

「你的胆子真不小呀！」

「他是我的孩子！」

「誰說？吳家的！」

媳婦好像不懂誰是吳家，滴溜溜地朝婆婆老

臉上掃了一轉，輕輕把孩子拖近面前，「誰也不是，我的！」她邊說邊把孩子抱出門外去，不和婆婆說。

吳婆生氣也不是，高興也不是，把媳婦的話想一遍，心裏有點為難。不錯，孫子是媳婦的，也是她老人家的，當然亦是兒子阿寶的。但是，兒子不要媳婦了，媳婦便沒有資格再是媳婦，那麼也沒有理由把孩子看作自己的孩子。壞是壞在名份上還是媳婦，孩子的母親，她要是力爭起來倒不容易對付。不過，人是要定了，媳婦想不答應也不行，誰不知道孩子是姓吳？對極了！她決定再到新奶奶那裏走一遭，大家商量對策，順便安慰安慰，把關係更拉前一步。

這樣想時，吳婆便開始四下找雨傘。臨出門在身後，打算走。

「誰說的？」阿寶沒把媳婦當做人，經這一阻，真叫他感到不痛快。他看準了小手一撈，撈個正着。媳婦發了慌，緊緊抱住孩子不放，就像溺水者抱住一根飄流的木頭。阿寶怕傷了孩子，却不怕傷了得人厭的小媳婦。他出手就給媳婦一個响亮的巴掌，一手落實了，接連又送過去。媳

婦沒有還手的力量，閉起眼睛儘量把孩子往身邊靠，母子倆彷彿成了二面一的整體，怎樣也分割不開。

「他不要去！」媳婦見情勢不對，把孩子藏在身後，打算走。

「他不要去！」媳婦見情勢不對，把孩子藏在身後，打算走。

出場的樣子。「啤啤仔！到爸爸那邊去，爸爸買糖給你吃。」他蹲下身去，多摺的臉皮居然舒展了一下。

阿寶目不斜視，老遠伸開兩隻大手向孩子作揖貨用的小廂車找她老人家來。

「你真的不放手？」阿寶眼見無用，停下來喘氣。

媳婦一樣閉上眼睛，讓濕漉漉的眼淚鼻涕淌在臉頰上。她忘了回答，一顆心已經和孩子的哭聲飛到遠遠的地方去了。

雜在人羣中看熱鬧的吳婆暗稱痛快！看看事情真是下不了台，她覺得不能不挺身出來說句公道話：「阿姊，你還不放手！爸爸要親親孩子也不可以，你從那裏找來的規矩？」可是，這番公

話也不能打動媳婦的心，頓時使她老人家臉上無光，拚着命不要也要硬幹起來。她把媳婦橫裏一抱，兩婆媳同時跨了一交，等到大家掙扎起來看看，孩子已經落在爸爸的手裏，上了車。媳婦衝上去，吳婆順手一牽，「阿姊，你瘋了！我看你真的瘋了！還不進屋裏去？」

媳婦一頓好壞，吳婆驚動了三四個鄰家女人方才把她鎮壓住，安置到屋裏好好看管起來。媳

而又匆匆歸來的丈夫，她睜着有點發澀的眼睛，以為是夢境。「啤啤仔，這裏來！」她把孩子喚到身邊，面對憔悴多了的舊時伴侶，看他衝着甚麼來的。

阿寶目不斜視，老遠伸開兩隻大手向孩子作

「說甚麼她也不聽，你來得正好！」

阿寶嘴裏咒了句甚麼，從車裏爬下來，「她

在那裏？」可是不等母親的回答，便大步向家裏走去。

阿姊在門口陪着孩子玩，抬頭發現忍心離別

婦幾次衝不出去，便乖乖坐在房門檻上哭。

入夜了，媳婦止了哭，呆在那裏想心事，想了不知多久，她聽見婆婆在隔壁房裏問：「阿姊，你還坐在那裏嗎？天晚了，吃點飯好睡覺去，有甚麼好想？啤仔不在身邊，正好清閒清閒，人家想都想不到哩！」

阿姊慢慢扶着門框站起來，重重醒了把鼻涕。她沒有回答婆婆的話，摸索着向廚房就走。走到廚房後面把小門打開，整個人便出到冰涼的自由天地裏去。

外面的路燈高高照着方向，滿懷憂悒的阿姊低頭瞧着地，地上有她並排走着的影子，有時也撲簌簌地從旁邊竄出點東西，她不覺得害怕，好像自己已成了一具行屍走肉，遠離了真實的世界。她向白天走過的路走，眼前恍恍惚惚，心底裏却想得清清晰晰：孩子說甚麼都是她身上的一塊肉，誰把他搶去，誰就要了她的命；雖說是孩子的爸爸，但是和她已經沒有關係，他沒有理由要她的孩子。沒有孩子，她的奮鬥，她的含辛茹苦便沒有了代價。孩子是她的希望，她一定要他伴在身邊，看他長大成人，那麼為媽的就受苦受難的也心甘情願。她橫下心：「好吧！婆婆也不可憐我，我還要留戀些甚麼？只要孩子弄了回來，我就高飛遠走，有一步，看一步！」她想通了，眼前登時開朗不少，於是走得更加匆促，像一陣過路的風。

到了要找的地方，阿姊在籬笆外喊門。沒有人睬她，一隻狗汪汪的吠。她從柵門上面跨進去，狗兒飛快撲過來，繞在她的腳跟轉，嗅一嗅，而後搖搖尾巴走開了。

音問：「誰呀？」

她想說話，可是喉頭老樣給堵着甚麼東西。她用盡氣力敲門，似乎她的身份、來意，都在單調的敲門聲裏表露無遺。敲了一會，她忽然聽到

有孩子的哭泣聲；循着哭聲，她摸索到一道透出亮光的窗下。那哭聲帶點嘶啞，她聽在耳裏是那麼熟悉。她的心陡然掠過一陣涼意：「啤仔啊！」乖乖！媽來了！」她拼命伸長脖子往玻璃窗裏望，嘴裏呼喚着，把參頭向玻璃窗上敲得卜卜

响：「開門！開門呀！」

屋裏的人不再安靜，窗門忽然裂開一道縫，冒出一個男人的頭，一開口就罵起來：「嘿！好

不要臉，誰叫你來的？」

「啤仔交還我，我永遠不踏上這個門！」

阿姊眼裏閃着淚光，孕滿了委屈和希望交織而成的神情。

阿寶迅速把窗門關上，「走罷！沒有你的事，再不走看狗來咬你！」他威脅着呼喚狗的名字。

阿姊甚麼都不怕，她只怕孩子的哭聲，那哭聲就像一枝利刃刺在她的靈魂深處。狗兒從黑暗的角落悄悄過來，挨着這個女人的腳，「嗯！嗯！嗯！」低低哼着回黑暗的角落去了。

「我求求你，阿寶，別把孩子哭壞了，抱回給我，我甚麼都依你！」阿姊近於哀求。

屋裏那個女的一直沒有說話，此刻忽然放聲咒罵起來：「哭去死嗎？小鬼仔！看我不打死你！」隨即响起一聲輕脆的音響，孩子幾乎像裂帛一樣叫起來。

外面的母親沒有了主意，哀求既然不生効力

了，她本能的動了氣：「你們不要如此狠心，傷害了他，我要和你們拚命！」她四下去找尋可以越

進屋裏的通絡，拚着一切都不顧。可是她終於失望下來，坐在那口長窗下發愣。她不想到回去，沒有孩子在身邊，到那裏她都感到一樣空虛。她

要澈夜坐在這裏，由衷的詛咒這家男女的良心死絕，禱祝孩子的夢魂獲得到安寧。

「阿姊！阿姊！你在這裏嗎？」

她動也不動。婆娑對她好像在剎那間成了毫

不相干的人，她不願意去相見，更不願意去思索對方怎麼跟蹤到這裏來的。

吳婆站在柵門外，這老女人一聽到媳婦請了後門出去，就斷定這個小母親死不了心，多半要到兒子家裏作傻事。她又生氣，又可憐，放心不下時便跟蹤前來瞧一瞧。她在外面喊阿姊，也喊兒子開門。沒有人的應聲，狗在裡面吠，黑暗的空間不歇飄下紛紛的雨絲。

「阿姊難道沒有來，是我想錯了？」吳婆喃喃自問，猛可裡在不遠的黑暗角落挺出了一個人

，她看清了原來是要尋找的媳婦。

阿姊到底讓婆婆的喊聲打動了心，固有的德性使她不能再充耳不聞。她不說話，婆婆也不說話，隔着一道柵門，就好像把各人的思想都堵死

了。「跟我回去吧！阿姊！」最後還是吳婆說。

「不！」媳婦哭起來。

「你有甚麼不放心呢？」

「啤仔晚上要找媽，我不能走。」

吳婆那僵硬的心腸一陣酸，她摸不清這感覺是怎麼來的，竟然感動得要想陪着落眼淚。「我真沒有想到她會這樣傻！」吳婆暗裡嘆着氣，不免從頭思索起來。一經思索，自然而然就加倍同情了媳婦，而給自己產生出更深一層的歉仄。她終於這樣說：

「阿姊，唉！來，來，來，我們走！天夜了，等明天吧，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一定的！」

當夜，吳婆說了許多保証的話，方才把媳婦勸回了家。吳婆沒有失信，她從極度麻煩中制服了不負責任的兒子，把孫兒弄回媳婦的懷抱。她同時發誓說要和阿姊母子相依為命，不再胡思亂想。她要恩怨分明的守着做人的本份，吃點苦也不算甚麼。

無邪的孩子

不止一次，淘氣的你又被媽咪苛責，你本能地哭了，忙碌着的爸爸也不理睬你，你會埋怨爸爸不疼你嗎？在你單純的心裏，你不會明白媽咪何以罵你，而且你更不會想到自己是那麼的頑皮。

當你哭得臉紅耳赤，淚涕滿面，媽咪却溫柔地叫聲：「乖乖，別哭！」她拿了美麗可愛的洋囡囡送到了你懷中，你撫摸着那洋囡囡，你真地咧開小咀笑了！

你是那麼的幼稚無知，當你會依呵說話時，你把小花貓抱在懷裏，妙妙——你學着媽咪，你慈愛地撫摸着它，親它；你對它喋喋地說這說那，然而小花貓並不明白你說了些甚麼？你說：「乖乖，餓了嗎？」小花貓妙妙地叫着。你告訴媽咪：「小花貓哭了！」媽咪笑着說：

「有時，你躺在黃狗的身畔，輕輕撫摸牠那淡黃色的毛髮。你把牠笑，黃狗善意地用舌尖輕輕地舐牠的手和你的小臉蛋。你又是那麼頑皮，你害怕地躲到檻下，驚慌地喊着媽咪——你對牠笑，黃狗發怒了朝你吠，你拉牠的手和你的小臉蛋。你對牠做知己，你對牠笑，黃狗發怒了朝你吠，你拉牠的手和你的小臉蛋。你又是那麼頑皮，你害怕地躲到檻下，驚慌地喊着媽咪——

涼台上和爸爸談着，你指着那繁星，你奇怪地問，那是甚麼？爸爸和善地親你的小臉，說這是星星。你又問爲甚麼有那麼多的星星？爸爸的臉，在星夜下充滿着慈愛。他說這是上帝造出來的，你漠然無知，你依偎在媽咪的懷中，聽媽咪說着星星的故事。

在朦朧的夜色下，你用驚疑的眼光，指着那郊野飛翔着的流螢，問道那是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星顆，引起爸媽兩人笑了，你也跟着天真地笑了。

你的心坎裏，充滿着人類原本的善良。你天真但卻一本正經地問

：「唱支歌兒給爸爸聽吧！」你就毫不猶疑地唱出那由媽咪學來的童謡，雖是唱得錯處百出，爸媽却鼓掌讚你唱得好！

慢慢的，你學會行路了。你聰明地乘着媽咪不注意時，躍到後園去玩耍。你發覺小湖中閃動着另一個小臉蛋，你向他招呼，他也向你招呼。你不明白他爲甚麼不上來同你玩，你用手去觸摸，却感覺得冰

好奇，你用猜疑的眼光搜視園內的一花一草。你想攀採籬笆上的紫藤花，你也想採折那高於你的花架上李花；那翩翔的彩蝶，你覺得那定是好玩的，然而你却無法獲得它，你失望地看牠在陽光底下飛舞。你見了那荷塘中美麗的蓮花，你緩緩步到塘畔，你伸開小手去折那紅色的蓮花，然而却是那麼的可憐，伸出伸出，你的小手還離那在你眼中美麗的蓮花那麼遠。你不會

着那甜甜的香口糖。

天眞無邪的孩子，當我一次一次地凝視你，我是多麼的羨慕。你呵！我在憧憬着你，你是幸福的，良善的小天使。我回味你那使人發笑的動作，你那可愛的小臉蛋，我內心感到非常激動和興奮！但是，當我想遠一些兒，我將會想到，當你大了，和普通的人一樣了，你就不那麼天眞無邪使人歡心的了，那是多可悲啊！

無邪的孩子！——我默默地在向你祝福！

黑色的聯想

胡品清

像是偶然
像是有意的安排
我們把寂寞的園徑走得很美麗
他今天如此短
短得令我茫然

天空太藍，杜鵑太紅，午後太溫煦
空氣中散佈着火種
你在樓前躊躇了
我不會邀你沿階同昇
踏碎長廊中的日影

想起黑玉盆
想起紫色的繫念
也想起那方斷垣
我是斷垣
你是牆邊新綠

於是小寐
夢見自己死去
一夜間
已是塚草青青
且有玫瑰和紫羅蘭湮沒墓頂

木屋裡的老婦

史靈

太陽從村東那蒼鬱的橡林中昇起，又從村西那蒼鬱的橡林裏落下了。

當暗灰的天鵝絨上隱逝去最後一抹殘餘的紅霞，夜神彷彿一個戰勝的霸王，從天外拍揚着兩扇黑色的巨翼，回到人間來了。這時，不管是村東村西，村南村北，都疏疏落落地閃耀着一盞盞昏黃的火光。在還沒有電流供應的村落裏，那一盞盞的火光，自然有光強弱的不同。且看村北和橡林接鄰的那一盞火光，從板隙間漏出的光線是多麼的微弱，如果你沒有去注意，根本就不會見着它；但村南斜坡上那一盞火光，光強而有力，把整個屋宇的輪廓都顯露出來了。從那光線的強弱中，你不必到每家屋裏去探問，也可以意識到那屋主的身份與地位了。

此刻雖說是剛剛入夜，但空間是暗沉和岑寂，除了三幾家的收音機播出的聲響，以及幾聲狗吠之外，似乎什麼也聽不見了。

尤其是村北，這刻更顯得暗沉和死寂，這是最沒有光彩的一角呢。

然而，此刻我的眼睛又貪婪地窺伺着村北和橡林接鄰的那一盞火光，我只要看着這盞如黃豆般大小的火光，腦海中自然會湧現出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婆婆來。她住在那間窄小簡陋的木屋裡，已差不多有十年時間。她現在已不能工作了，每次進出那個矮小的門楣時，手裏還要支撑着一根手杖；雖然這樣，她仍得扶着手杖到村店去買點

米菜和油鹽，甚至還要料理屋後那一畦菜莖，有時也到籬笆外的橡林去拾一把枯枝，很吃力地提到木屋裡。

此刻，這木屋裡是多麼空虛，寒氣從板隙縫中偷襲進來，弄得污舊的那張木桌上點着的一盞土油燈的火光，一閃一閃，看看就要熄去的樣子。木桌上除了一盞土油燈外，還有個覆着的篩箕，如果你揭開了它，便可以看見碗裏盛着的是還沒有吃完的鹹魚或是菜薹。木壁上沒有壁鐘，却挂着兩件暗黃的衫褲。這時不知是晚上幾點鐘，但是這位老婆婆早已下了蚊帳；那蚊帳在黃豆般的火光映下，顯得更加的灰黃。從蚊帳所佔的幅度上看來，就知道她睡的是張很小的木床，床下有一隻陳舊的膠池，床沿放着一根進出必扶的手杖。說句摩登的話，那根手杖便是老婆婆的情。她這時躺臥在灰黃色的蚊帳中，不時發着幾聲乾咳，但誰也看不到她那枯槁的面龐，和枯瘦的身子。她可能想着年青的日子，和別的從唐山來的老人一樣，寂寞時總愛談起自己在唐山的情景；也可能在想着死去了廿年的丈夫；但也可能在想着自己眼睛閉上的時候，會不會有人來把自己收拾，然而這時她可能什麼都不想了。

她自丈夫死去的廿年來，自力更生，還替獨一無二的一個兒子娶了個媳婦。但十多年來，什麼都失去了，兒子她不提了，媳婦和孫女兒根

本不是她的。她太倔強了，她活着不願受別人的白眼，也不願受別人的怨氣。因為這樣，她和媳婦罵了一場架之後，便自己掏錢在村北的一塊小地方搭了一間木屋（就是現在住的這間）棲身，她便靠手中的一張腿刀生活。到她六十二歲那年，因為一隻腳患了風濕病，行走困難，她才丟掉了手中的膠刀。兩三年來，因腳病不能痊癒，她的身體便衰弱下來；但她仍舊不吃兒子的飯，靠着自己用血汗換來的一點積蓄，勉強地維持着老命。

廿年前，丈夫病重時教她坐在床邊苦守了好些日子，終於在一個風雨如晦的日子裏，她的丈夫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斷氣時，眼睛還盯着她看，她悲愴的伏在丈夫的屍體上哭着說：

「可憐我沒有替你生下多少兒女，現在阿吉仔已經十五歲了，我也不會改嫁了。我會替阿吉仔成個家……你到陰間去放心呵……」

這話，阿吉仔也聽着母親說的。然而，她對丈夫斷氣時說的話已做到了，阿吉仔的老婆是母親的錢娶的。她又怎會想到娶了一個媳婦回來，接着連自己的兒子都變心了呢？

說到娶媳婦的這件事，那又是十多年前的日子了。

她和阿吉仔母子兩個，早出晚歸，過着割膠的生涯。雖然月中沒有很多的入息，但是兩個人自做自喫，又是勤儉刻苦，每月除了七八十元的

伙食費和別的使用外，倒也有三五十元存着。

同時，母子兩個又都身強力壯，這樣過了三年五載，便有相當的積蓄了。

這時阿吉仔的母親已經是五十出頭的人了，就算人有一百歲壽命，也已經去了一半啦。一個到了這種年齡，一切的慾望和幻想都會減低的，唯有一件事使她挂在心版上的便是阿吉仔的婚事。

阿吉仔長得相當俊偉，工作也很勤勞，只是脾氣有點暴躁，因為書讀得少，談論起來，許多話都欠通事理，而且眼光和心胸也比較偏窄和短拙。

阿吉仔外表長得不錯，自然是吸引異性的首要條件。不多久，有位外表長得很俏的女膠工看上了阿吉仔，他們同在一個園地割膠，一碰上了之後，兩人在東方天邊翻着魚肚白的時候，便踏着那架載有膠桶的自行車，早早到行頭傾談一番，才開始工作；下午一時左右，又雙雙地回到村裏來。

阿吉仔的母親當然看在眼裏，自己還打聽了一番，知道女的是哪一家的女兒，人家都叫她阿細妹。因此，也叫鄰居黃嫂去說親，事情很順利，女方要求六百元禮金，阿吉仔的母親也就毫無疑慮的答應了。

接着是過訂禮。阿吉仔的母親又忙着找人揀日子，好讓阿吉仔早些成婚。

做母親的認為自己只有一個兒子，現在能够幫他成個家，就是把辛苦得來的一點積蓄用掉，也是心甘情願的。她於是決定發請柬，好讓親朋戚友熱鬧一番。

阿吉仔結婚那天，真是喜氣洋洋，屋內屋外都忙得不得，在席上高談闊論的賓客們，都齊口同聲地讚揚做母親的怎樣賢慧和能幹。說真的，阿吉仔的母親除了自己結婚那天這樣高興外（但也許她結婚的日子還帶着幾分憂慮），這天她是最最開心的了。當晚，她在丈夫

靈前喃喃地道：

「一成，自從你去了，我咬緊牙齦做人，現在阿吉仔已經成婚了，如果你還在人間，那多好呵……。」

說着她的老淚不禁又涔然而下，此刻她内心不知是悲是喜？也許是悲喜交集吧！

媳婦阿細妹竟不是一個品性賢孝的女人，而且她有點好喫懶做的惡習，早飯總是母親爬起床來煮的；有時煮好了飯，她還要母親叫起來吃，吃了才慢吞吞地換上膠工的衣裝去割膠。若是母親在兒子面前說了媳婦幾句，讓她聽到了，她就會當着母親粗聲粗氣地頂撞起來，這使做母親的忍氣吞聲。

半年後，阿細妹有身孕了，早上起來常會作嘔，因此起來後又回到床去睡着，一個月裏做不到廿天工。阿吉仔見自己妻子那麼辛苦，不做也罷了，但做母親的未免會嚙嚙幾句。

「我就註定是苦命的。我懷着吉仔的日子，還不是作嘔作吐嗎？我早上煮飯，晚上也煮飯，還不是一樣割膠？現在的人，身體是珍貴……」

有一個早上，做媳婦的因昨夜受家婆說了幾句，便氣憤憤地早早爬起來做早飯，嘴裏呢呢喃喃的，不知罵了些什麼話。

當天中午，不知怎樣，阿細妹忽然肚子劇痛起來。幸虧丈夫阿吉仔的行頭和她的是相隔一個地問道：

「到底做甚麼？身體不舒服嗎？」

「唉喲……我肚子痛死了。」

做丈夫的馬上意識到了什麼，他想妻子懷孕不過五個月，怎麼會肚子痛呢？但他知道女人會流產的，聽說流產淌血過多了，還有性命的危險

她忍着痛坐在腳車尾架上，急急的踏回村裏……阿細妹果真是小產了。她如果不早些到醫院去止血，輸血，恐怕條命也保不住了。阿細妹的流產，先在醫院躺了一星期，出醫院回到家裏又靜養了半個月，才算恢復了健康。

這次她流產，阿吉仔幾乎把全部責任都歸咎在母親身上。在她臥床的日子裏，丈夫可不知怨責了母親多少次；他說假如母親不那麼多嘴，阿細妹是不會弄到連命都差點丟掉的。

阿細妹原本就有點怨恨她的婆婆了，自從這次流產後，簡直就把家婆當作仇人。在她臥床的日子，曾經當面辱罵家婆什麼對夫相，長舌婦……家婆是個倔強的婦人，那裏忍得住媳婦這些辱罵呢？但她還是忍氣吞聲的，體念媳婦抱病在身。

誰知做媳婦的一直把家婆懷恨在心，家婆要這樣做，她却偏偏要那樣做；家婆有時低聲下氣問她，或者跟她說些怎樣保養身子的話，她都不理不睬，做家婆的還要遭受一頓無情的譏罵呢！

「我阿細妹會自己顧自己，不用你來假惺惺呀！」

「我真想不到你是這樣的婦人，你真是紐紋柴；我做人家的媳婦時，覺得人家對不起自己時，總是要吞氣的。」

「你老鬼，你好到哪裏去？丈夫早早就死了，像你這樣鄉巴的女人，成日呱呱叫，才沒有良心呢！」

不論怎樣，做家婆的勢非爆發心中的怒火不可了。她伸手刮了對方一巴掌，這樣罵道：

「你賤貨，等我教訓你一下，我丈夫在世時都沒有這樣罵過我，何況你是媳婦呢！」

然而，阿細妹根本把家婆放在眼裏。她受了一巴掌後，跟着走向前去把家婆一推。家婆究竟年老力衰，受不了一推，便頹然倒在地上。阿細

妹還要逞蠻，便給丈夫強拖着了。但丈夫半句也不責罰老婆，反而有點怨母親多咀。

當晚，阿吉仔的、母親又在丈夫的靈前哭着說：

「天呀，我這苦命人呵，如今給媳婦欺負到這步田地，連兒子也都袒護着她，叫我有什麼辦法做人呢？但是我這腰骨頭，生成挨苦挨難的命，我向來不願靠人吃飯，你是知道我的脾氣的。天呀，你原諒我吧，今後我要另搭一間小屋，自做自吃，我永遠也不冀望他們了，天呀……」

就这样，阿吉仔的母親，在半個月後離開了原有的住家，搬入村北那間新建的小木屋裏了。

村裏的鄰居見到這樣，有的去勸吉仔的母親回到兒子那裏好，有的又去請做兒子和媳婦的向母親認錯。但雙方的勸說都沒有效果。做母親的說她永遠都不再依靠他們；兒子和媳婦說她做不到吃的那天，她就會回來的。

在那小木屋裏，她竟過了十年。十年的日子不算短，多少的悲痛，多少的空虛和寂寞，誰也沒有方法替她去衡量，但有些鄰居却很同情她，幾個上了年紀的婦女也常找她談談話。這些人便成了她孤苦的生活中，最重要的部份了。

夜更深沉了，寒氣佔有了整個小木屋，桌上那盞土油燈，一閃一閃，只要一陣微風吹過，那點豆光就會熄滅了。此刻已聽不到老婆婆的乾咳聲，她彷彿已經睡熟了。村裏閃耀着的一盞一盞的火光，有些縮小，有些簡直就隱逝不見，我也聽不到那收音機播出的聲響了。

但閒蕩的村狗，不知見着了什麼鬼，嗚嗚的吠着、吠着……。

當太陽自村東那蒼鬱的橡林中昇起的時候，村裏的人早已在灰濛濛的橡林中開始工作了。

中午，養豬種菜的黃嫂，她挑着一担空籃從鎮上回來，經過每次那間小木屋，她老總會到木屋坐一會，向老婆婆問個好。此刻她在木屋前叫着老婆婆的名字，但一連幾聲都沒回聲，看看門

又是開着的，她感到有點詫異：莫非這位老婆婆已經病倒了？

等到黃嫂放下空擔，踏入門檻，把老婆婆的

蚊帳掀起的時候，她幾乎嚇得口呆目眩——呵，老婆婆的嘴裡塞着一團東西，整個人被繩索綑在牀上。黃嫂伸手一摸老婆婆的額前，手觸處彷彿感到手裏摸着一塊冰似的，她不禁呵的叫了一聲，隨即跑出門去。……

不多久，有兩位村警到那小木屋檢查。他們把老婆婆的屍體扛下床去，搬開了床板，發覺床板下有一塊黑色的吊布，有着刀割的痕跡，這塊

黑布顯然是死者藏放錢財的所在。村警又到屋後去查看，見後門被托開了，知道兇手是從後門進入，追兇後開前門出去的。

這成了一樁謀財害命的案子。

當暗灰的天鵝絨上隱逝去最後一抹殘霞的時刻，夜神又昂然地降臨大地了。這時，不管是村南村北，村東村西，仍疏疏落落地閃亮着一盞一盞火光。然而，村北和橡林接鄰的那一盞微弱的火光已在黑暗中失落了，但它彷彿還在風前閃爍，在更深黑的天地間……。

窗 南

窗於南面，於山之陽
山從青青起
雲從白白浮

窗開着，

他的眼睛閉着。

從他的眼睛中他望見自己木然的存在。

• 莎鈴 •

孤 獨

• 莎鈴 •

• 陽憲王 •

在簾外，織成了山水畫
無市井囂
忘忘然，忘掉了千歲憂
你解綬後，歸自京兆
獸回了卷卷的書帙
於庭園的樹柯蔭
讀晨熹，讀日餘
眉批冊冊的古意
玩索版版的金石
在燈夜，憶起共剪南窗燭
在節令，莊稼幾畝田園穢

他望見一切都不存在
零也不存在。
零……
他望見一切都不存在
零也不存在。
零……
他望見自己。
他望見自己。

屋宇不是屋宇
溪流不是溪流
山巒不是山巒
雲海不是雲海
而是零 零也不是。

淡淡然，淡泊於籬下

當太陽自村東那蒼鬱的橡林中昇起的時候，村裏的人早已在灰濛濛的橡林中開始工作了。

中午，養豬種菜的黃嫂，她挑着一担空籃從鎮上回來，經過每次那間小木屋，她老總會到木屋坐一會，向老婆婆問個好。此刻她在木屋前叫着老婆婆的名字，但一連幾聲都沒回聲，看看門

舞

古·演

回到家裡，沖了涼，他開始走進書房，取出信紙來，想給她寫封信。

信發出後：一天、二天、三天……他開始緊張的等着，但始終不見有回音。

四天、五天、六天……一星期很快的過去了，又是學舞蹈的時候了。

他心裡茫然，自卑感很強的他開始蒙上了一層陰影。他後悔當時為什麼要那麼冒昧的寫信給她。

「她為什麼不給我回信？」他想，「難道那封信失落不成，或是難道她不願跟我做朋友嗎？」不然就是那封信失落了，要是能够真的失落，那倒謝天謝地哩！」

他猶疑着，在房間裡來回地徘徊着，雖然衣服早已換好了，頭髮也已梳得光可鑑人，然而——去不去？卻在他腦海裡爭鬥着。

最後，他終於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去了。

當他抵達教室門口時，探頭一望，發覺課室裡的桌椅早已搬開，舞場也已預備好了，同學們正圍着一起在閒談着，見他來時，大家都微笑的向他點點頭。

他趕緊縮回頭，敏感的覺得他們是在取笑他。

「難道她把我的信公開了不成？」他想，「他們不是在取笑我吧？」

他孤疑，側耳傾聽，心情顯得

舞蹈結束了，他從教室裡出來，心裡充滿着無比的興奮與快樂。「多美好的時刻呵！」他想；所學的舞曲仍繚繞着他的心。

那是一個德國雙人舞。他一向不敢想像自己會加入舞蹈組，因為自卑感那麼強的他，要不是受了同學們深刻的影响，他怎敢自信自己會有舞蹈的天才呢？——可是，如今事實告訴了他，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會有那麼好的成績。

「你跳得很不錯！」她不是這樣讚許他嗎？

「是嗎？」他想，「我真的跳得不錯嗎？」他一步步的追憶上去，終於找到了開始的第一曲。

「你的左掌心向上，——右手繞過我的頸項，——手拿高，」她說。

他們手拉着手的站好了位置。他的心激裂的跳着，心情慌張的連手也微微在顫抖。

音樂響起了。

「過門、預備——」她在說，「伸出你的左腳，腳尖向下————二——縮回，腳尖向下，三四——然後我向前走，你向後繞過我的右

邊——五、六、七、八，——交換舞伴，二三三四，——左手牽着另一舞伴，——五六七八——回復原來的姿態，——最後，一二三跳，二二三跳；一跳，二跳，三跳，四跳——會嗎？」她說，側過頭，會心的向他眨眨眼。

「願試一下！」他說，掏出手巾抹去了額上的汗珠，然後他們又手牽着手的站好了位置，——微風吹來，飄起了她的秀髮，一絲絲的輕拂着他的右臉，一股股的溫馨直透着他的心。

「OLD MAN，——學跳舞嗎？」——想不到你也會這一套，——不要「落勢」啦！」

「你的左掌心向上，——右手拿高，」她半嘲笑着的口吻向他走來。

他微笑的點了點頭，顯得難爲情的樣子，最後終於頂他一口道：

「至少勝過你！」

他開心得意的走着，心裡浮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他隱隱地感覺到，有一顆種子開始在他那從未爲人所注意的心田上萌芽。

「進來罷，舞蹈快開始了！」她的聲音突然在他耳畔繚繞着。他一愣，才發覺到她不知何時已站在他跟前。

「……」他緊張地訥訥說不出話來。

「你的信我已收到了，——」她說：「但我總抽不出時間來給你回信，你不見怪吧——其實，我們早就就是朋友了——不是嗎？」

「唔！」他心裡逐漸的開朗了起來，會心的點點頭，心裡像在說：「是的，我們早就是朋友了，我為什麼竟會那麼糊塗呢？」……

聯想

就這樣橫臥高麗草上

看塔的矗立

撐起藍天的巨傘

和傘上一朵紅雲。

遂想起遠方的另一傘影下

一束愛幻想像的薔薇
紅在第二十個春季的
以及……

曹逢甫。



子 橘

作介之龍川芥
譯德明林

一個冬天的黃昏，天色陰陰沉沉的，我坐在由橫須賀往北開的二等客車上，正無精打采地等着開車的鳴笛聲；車上的電燈已經開着，稀奇的是今天車上除了我，竟連一個旅客都沒有。向窗外一瞥，在那陰暗的月台上，看不到一個送行的人，唯有從一個木櫈裏偶而傳來幾聲小狗的悽然吠聲。這些景象，與我當時的心境是如此的相似，因為我的心中浮現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倦意，像是從天空投下了一層密佈的陰影一般。我把雙手插在外套的口袋裏，懶散得甚至把口袋裏的晚報掏出來的氣力都沒有。

不久，火車的汽笛響了，我稍為感到舒適了些，於是把頭斜倚窗邊，等着火車開動，似就在火車將開未開的當兒，從剪票口傳來一陣急促的木屐聲，接着參雜幾聲剪票員的漫罵聲。頃刻間，嘈雜的聲音剛停，我所坐的二等車廂的門砰然一響，門開了，一個約莫十三、四歲的女孩子慌慌張張地跑進來；這時車子往後一盪，就徐徐地開動了。月台上一根根的柱頭，被遺忘而擋在那兒的「運水車」，還有那不曉得究竟向車內的那一位打招呼的「紅帽子」，所有的一切，隨着股股的煤煙吹向窗子，而逐漸向後退縮。我這時才抖擞抖擞精神，悠然地點燃一支香煙，並且把眼皮睜開，開始端詳坐在我前面的小姑娘。

一看就知道她是一個鄉下的女孩子，頭髮蓬鬆而沒有一點光潤，結着銀杏式的髮髻，皮膚是很粗糙的，兩頰也晒得黝黑，胸前披掛一條青黃色的毛線圍巾，一直垂到膝蓋，膝蓋上有個大包袱，用凍僵的雙手抱着，手裏還緊緊地握着一張紅色的三等車票。

老實說，我很不喜歡這女孩的那種鄙俗的臉龐，加上她身穿着的不潔淨的衣服，更使我感到不快，而她莽裏莽撞，弄不清楚二、三等車廂的區別，也令我覺得有不平之感。爲了儘量設法忘懷這小姑娘的存在，點着一支香煙以後，就急忙的把口袋裏的晚報打開，放在膝上。可是這時

在眼前的是幾個印得模糊不清的活字。不消說，火車已逐漸靠近素以隧道最多聞名的橫須賀線上，頭一個隧道的地方。

我在燈光照耀下，把晚報讀遍了，仍然找不出一點聊可慰藉我憂鬱心情的消息，整篇都是些極其平凡的記事——和平談判、結婚啓事、訃聞，以及貪污瀆職事件等。當火車快要進隧道的時候，我一方面有了一種錯覺，像是火車正往相反方向行駛，而另一方面却機械似地把那索然乏味的記事也隨便瀏覽一番。到這時，我才意識到這位坐在前面的小姑娘的存在。

這隧道中的火車、鄉下小姑娘、充塞着平凡記事的晚報，難道這不是不可解的、鄙俗的、枯燥無味的人生象徵嗎？我對一切感到茫然，把讀着的晚報隨便一扔，又把頭靠近窗邊，像死人般閉着眼，而朦朧地打起盹來了。

似乎只過了一會兒，就恍惚有一種不安的心緒，貶着眼，驚惶地四望，却看到小姑娘，不曉得是在什麼時候，已經從對面的座位，轉移到我的鄰席來。她一直想打開那笨重的玻璃窗，但是任她費了多大力氣，仍然沒有辦法把窗子隨心所欲的放下去。她那黝黑的雙頰，愈來顯得愈紅；時而醒鼻的聲音，急促的喘息聲，斷續的傳到耳膜裏來。無疑地，這種光景自然會引起我幾分同情心的。

在暮色中，映入眼簾的只是兩側山腰上枯草所發出的明亮顏色，從這就可以意識到火車現在正駛進隧道口了。可是小姑娘不顧這些，而一心一意想把關好的窗子打開，我無論如何總無法了解其理由何在，我只把它當作是小姑娘的「神經錯亂」罷了。因此，在我内心裏懷着冷峻的感覺，當她以凜僵的手，拼命去拉玻璃窗，用盡渾身力量與窗子在搏鬪的影像映入眼簾時，我無寧是抱着一種永遠使她不能成功的祈望，並以冷酷眼神去注視她。隔了一會兒，隨着轟轟隆隆的聲音

火車進入了隧道。但就在這一剎那，小姑娘所想開的窗子，居然「砰」的一聲，向下掉了。頓刻之間，溶化了的煙、污濁的空氣、使人窒息的煙霧，一股腦兒的從那方形的窗口，傾瀉到車廂內；這事是如此的突然，以致一時不及用手帕掩住鼻子，飽嘗了滾滾而來的黑煙，簡直透不過氣來。我的咽喉本來就有點毛病，所以一直咳個不停。當我氣喘吁吁，顯出極端難受的樣子時，小姑娘竟沒有表示絲毫歡喜的意思，甚至連睬也不睬我一眼，只是自顧把頭伸出窗外，讓凜冽的寒風吹拂着她蓬鬆的散髮，定神的凝視着火車前進的方向。我在煤煙與電燈光線中瞥見她這種姿態，如果這時候不是窗外的景物趨明亮，車外的泥土、枯草與水的清純氣息流進來的話，那麼，我在剛嘆嗽完之後，非得把這陌生的小女孩痛罵一頓，並逼令她關窗不可了。

幸好朋友在那時已安安穩穩地穿過了隧道，開到了一個離開村莊不遠的平交道來了。平交道的附近，儘是些簡陋的茅屋，間雜着幾間瓦房，無論是茅屋或瓦房，都是極低矮而狹窄不堪。其最耀眼的，是一面平交道看守人所用的白旗，懶洋洋地飄動着，像是在搖撼着暮色似的。

當火車剛出隧道的時候，我看到三個臉頰紅潤的男孩子，並排地站在平交道的附近。他們好像被陰霾的天氣壓縮，而顯得個子都是特別的矮小。

有幾分暮色的平交道，三個小鳥般的孩子，與住他們頭上飛散着的鮮艷橘子，這一切窗外的景象，在一瞬間就消逝過去，但是我的心却深沉地烙下了一種茫然的感覺。說來也怪，我從這裏意識到正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爽朗的心情湧上心頭。我昂然抬起头來，注視這位小姑娘，現在對她的看法驟然改變了，而有「前後判若兩人」之感。我不知她又在什麼時候回到原來的座位去了。仍然是那樣子——黝黑的雙頰，披掛在一付長長的綫圍巾，抱着大包袱的手裏，緊緊地握着一張三等車票……

他們衣服的顏色，與村莊那種暗淡的景物完全相稱。他們仰望着火車，當火車駛近平交道時，不約而同地高舉雙手，用一種尖銳的聲調，難懂的話語，拼命地吶喊。這時候，把頭伸出窗外探視的小姑娘，只見她把手用力左右揮動，忽然間，我把五六個染着陽光色而極鮮艷的橘子，由窗口投出去，給那幾個特地來此迎送的孩子們。我屏息良久，這時才舒然歎了一口氣，就在這一瞬間，我一切都明白了。原來這位貧窮的鄉下小姑娘——就要上京去謀職的苦命女孩——把藏在此送行的小弟弟們。

</div